

生時輓歌

牛瀾馨 著

Elegy at Birth

在感受與正確之間 ——

當思念化為囚籠，怨念成為枷鎖，誰能尋得救贖？



白鵝文化

1

喬納斯·漢森在索爾加韋生活了一輩子，他愛它的簡單與和諧。今天是星期一，喬納斯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但他不知道，這是他人生中的最後一天。雖然年事已高，但是他獨自居住，很多事情都不得不親力親為。清晨的第一縷微光透過窗簾的縫隙照進臥室，撒下清冷的、細碎的銀白色光芒。這道微弱的光雖不明亮，卻也給了在昏暗與孤寂中的萬物一絲喘息的機會。

喬納斯老了，儘管他不願承認這一點。一直以來，他都十分倔強。他一個人守著這荒蕪的衰敗之地，成了一隻被人反復拿掃帚驅趕卻不屈不撓的過街老鼠。可是在時間面前，他也不得不繳械投降。這些年他真是鬧出不少笑話。忘了是從什麼時候開始，他會不小心打翻裝點心的籃子，會將煮蘿蔔湯的鐵鍋摔在地上。最丟臉的還是那次他的老朋友弗朗斯·克瓦姆帶著他去城裡的那間滿是蘇格蘭格子布和米字圖案的服裝店，打算給他買件毛衣過冬，他竟忘記付錢就穿著新毛衣走出門去，如同夢遊一般。直到弗朗斯站在街上揮舞著胳膊，氣急敗壞地喊了十幾聲「喬！」，他才醒了過來。然後，他低頭看了看，發現手裡還捏著灰布錢袋。

最糟糕的卻不止如此，打翻的籃子和不再靈巧的腦袋算不了什麼。喬納斯回憶著神婆對他的諾言，嘆了口氣。明天，他就要搬走了，餘下要掰著指頭度過的日子，儘管彌足珍貴，似乎也沒了意

義。

玻璃窗猛地震動了一下，尖利的摩擦聲打斷了喬納斯的沉思。他警覺了起來，接著門外傳來一陣嘈雜的叫嚷聲。劈裡啪啦，一把碎石砸在門框上。又一次，碎石和玻璃渣劃破了這被寂靜包裹的小屋。門外的喧囂，是另一個世界之人的到訪。而這個世界，他的世界，不過是一出黑白默片。跳動的火苗中，乾柴火噤了聲，歐石楠花盆裡蠕動的小蟲被厚厚的灰塵蒙住了嘴巴。或許是喬納斯的耳朵宣告了退休，總之，眼下，只剩寂寥。

喬納斯顫顫巍巍地走到門口，步履蹣跚，他屏息著，小心翼翼地撕開玻璃窗上的貼紙。不出所料，又是那些人。窗外時不時傳來一陣大笑，喬納斯悄悄窺視著他們，那是一個有聲的世界。他竟有些羨慕，儘管他們嘲笑的对象是他自己。這並非是由於自我虐待的傾向，而是，至少快樂和色彩屬於他們。喬納斯扶著額頭，猶豫了幾秒鐘，最終還是打開了門。

瞬時，白光透進昏暗壓抑的小屋，強烈的光線刺得喬納斯睜不開眼睛。還沒等他定睛四望，一個面色慘白又極其瘦弱的年輕人猛地從門的左側竄了出來。那人的眼睛布滿了紅色的血絲，他的臉頰凹陷，嘴唇發紫。喬納斯被嚇得往後一仰，摔倒在了地板上，彷彿見到了鬼。

「喂！老頭！就是這個古怪的老頭！」四周爆發出一陣笑聲。

喬納斯仰坐在地上，用袖口擦了擦雙眼。站在他面前的是幾個醉醺醺的年輕人，他們手中拎著酒瓶，左搖右晃。在這冷清的街道上，他們如同幾個沒有家的孤魂野鬼。



「怪老頭，還不趕快搬走！真不知道你在磨蹭什麼，別耽誤我們活命！」那人瞪著眼睛，牙齒磨地咯咯響。

一個彎著腰的年輕人大聲附和著，他正挑揀著堆在小路兩旁的廢棄石子，那是修鐵軌時留下的。不出意外，剛才砸窗戶的人就是他。

這群人七嘴八舌地抱怨著，他們的聲音越來越大。可這麼大的聲響為何沒有驚起雲杉樹林裡的飛鳥呢？難道是如今初冬的氣溫，已經足以把鳥兒凍死了不成？還是它們早已飛去了暖和的地方？

就像，他一樣。

他。喬納斯皺起眉毛。

清晨依舊如往常般寒氣逼人。喬納斯冷得直哆嗦。幾個身高馬大的年輕人圍了上來，他們推搡著，叫罵著。喬納斯緊緊地抓著一個木棍支撐著身體，面前是幾個年輕人乾瘦的胸膛，他大口呼吸著，一股股白氣騰空而上。大概是窘迫的老年人身上特有的酸臭味救了他，沒過一會，這些人都捏著鼻子散開了，他們捂著嘴巴乾嘔，一臉厭惡，綠色的膽汁似乎已經在喬納斯家門口匯聚成了一條臭水溝。

「餵！酒鬼！你的石頭還沒撿夠嗎？」站在最中心的年輕人不耐煩地喊。

那個撿石頭的年輕人的脊背似乎僵住了一般，他停頓了一下，終於站起身，臉色怪異。他張大嘴巴，吸進一大口氣。喬納斯趁機看到了他的嘴巴，似乎有很多燒紅的炭火塞滿了他的口腔，扭

曲，痛苦。

喬納斯本想用手臂遮擋一下，可是他的動作太慢，碎石還是打中了他，他的臉頰火辣辣的，彷彿那「酒鬼」真的從口中噴出了炙熱的炭火。

「都是因為這個老傢伙！要不是他，我們就能進礦場去！」其中一個男人面露慍色，憤恨地將酒瓶朝鐵軌扔了過去。

「要是能進礦場去，咱們這附近的人們可就發財啦！」旁邊的夥伴點著頭。

「他就是個怪胎！」另一個人附和著，他神秘祕地與其他入耳語了幾句，接著露出了狡黠的笑容，「幸好，我們找他麻煩也能填飽肚子。托塞奇先生的福……」

一群人聽完這話，互相瞟了瞟彼此，都意味深長地笑了起來。

「算了算了，喝了一整夜的酒，我的頭疼得要裂開似的。今天先饒過他！」扔石子的「酒鬼」一臉不耐煩地擺了擺手，他拍了拍腦袋，獨自揚長而去。剩下的幾個人撇了撇嘴，儘管不願輕易放過喬納斯，不過他們的興致也減弱了不少。最後，他們在喬納森家門口砸碎一個空酒瓶，然後罵罵咧咧地離開了。

喬納森看著那幾個陰鬱的身影搖搖晃晃地消失在鐵軌的盡頭，急促的呼吸聲終於重執權柄，將他的飄散的神智引了回來。作為過街老鼠的日子已經持續很久了，不過，今天是最後一天。

雷，你瞧，一個老人家的日子確不好過，這樣度過晚年實在悲哀。他該早點離開，那樣他的



生活會幸福很多。他為何不離開呢？你明白嗎？你不明白。這一切不過是因為他封閉又無知的生活讓他不能理智地看待問題，固執，老人家特有的固執。僅此而已。

喬納森覺得哪裡都很痛，而且身上冷極了。他站起身，吃力地爬進屋裡，用拐杖把寒冷的氣息關在門外。門咯吱咯吱地響著，角落裡細密的蜘蛛網來回搖晃。喬納森背靠著木門，坐在毯子上，神情呆滯。毯子長滿了灰綠色的霉斑，中央還有一片黃色的奶漬。

「你個該死的！」瑪麗亞看著空空如也的櫥櫃，哭濕了鵝黃色的棉布手帕，「你究竟要固執到什麼時候？」瑪麗亞大聲喊。雷，瑪麗亞也如是說。

喬納斯低著頭坐在桌邊，不聲不響，如同一塊木頭。

「你倒是說話！」

喬納斯仍然默不作聲，他依舊低著頭，手中的面餅被捏出手指的形狀。他似乎在聽瑪麗亞說話，又似乎沒在聽。

雷，他是不會回答瑪麗亞的。他沒變，他還是像從前一樣不知道如何安慰人，總是叫身旁的人心涼和失望。沉默就是他的回答。

「你這個廢物！你怎麼不說話！」瑪麗亞哭著說，「我們在這裡會餓死的！」瑪麗亞將放麵包的籃子倒過來，麵包碎屑飛了出來，幾隻受驚的蜘蛛掉落在地，它們伸著細長的腿，滿屋亂竄。

「我們需要食物，還需要錢，在這個被廢棄的地方我們可怎麼活？」瑪麗亞哭倒在櫥櫃旁，「我

忍不了了，喬納斯，你就算不為自己考慮，你也要為我們將來的孩子考慮吶！」瑪麗亞鼻子通紅，癱坐在地上，肩膀一抽一抽的。

「我們今天就走，」瑪麗亞克制著顫抖的聲音，「我們今天就走……」她站起身，雙手捧起一碗牛奶喝了下去。

「我不會離開這裡。」低著頭的喬納斯終於開口。

「什麼？你說什麼？」瑪麗亞來不及放下碗，便衝向了喬納斯，「到了如今這個地步，你居然還是要留在這裡！」瑪麗亞怒火中燒，她瞪著喬納斯，鼻孔脹得圓圓的。

喬納斯別過頭去，沒有看她。

「你肯定是為了那個女人！肯定是因為她！」瑪麗亞崩潰了，她用盡全身力氣把碗摔向了房門。

雷，瑪麗亞就是那樣離開他的。他本來會有第二個家庭，可是他自己放棄了。他這樣做除了自我折磨之外，對誰都沒有好處。他不必如此，沒有人要求他這麼做，也沒有人需要他這麼做。

啪，一記耳光甩在了喬納斯臉上。瑪莉亞雙眼通紅，拖著行李走入了無邊的夜色。

喬納斯疼得哼了一聲，他揉了揉肩膀。

「餵！喬，你怎麼又走神啦？」弗朗斯·克瓦姆重重地捶了喬納斯一拳，他提高音量，「我不願說……可是你也不必這樣絕情……」

弗朗斯拿著錘子用力敲打著木椅上的釘子，手臂上的肌肉緊繃著。他身上散發著濃烈的魚腥



味，還混雜著汗液的臭味。他擦了一把額頭上的汗珠，轉頭看著身旁愁眉苦臉的喬納斯。

「我不走。」喬納斯說。

弗朗斯嘆了口氣，他無奈地撇撇嘴，「好吧，喬！可是你該對瑪麗亞好一點，不是？你不該把她氣走呀！你想想，她一個婦人，要獨自在黑得如同瞎了一般的夜晚走出這個見不到人的鬼地方，多嚇人呀！昨天晚上我開門見到她的時候，簡直驚呆了！她的眼睛腫得如核桃一樣大，鼻子凍得像是一塊蘿蔔，和枯草一樣的頭髮粘在被淚水打濕的臉上……哎呦……」弗朗斯說到這裡，忍不住搖了搖頭，「她手裡拎著亂七八糟的破舊包裹，我還沒說話，她就開始哭，我怎麼勸都勸不住，趕忙把她讓進了屋子。我的妻子陪了她一整晚，兩人都沒合眼……哎，喬，这些年好不容易有個女人願意照顧你，你卻成心趕走她……」

喬納斯沉悶地哼了一聲。

「喬，你這是要斷絕自己所有的幸福嗎？只為了一件悲傷的事情？喬，相聚的時光短暫地如清晨的露水，若是有人只能飲露水解渴，那真是自取滅亡呀……」弗朗斯又一次用胳膊擦了擦額頭的汗水，「喬，原諒我，你知道我的意思……」

「我要留在這裡。」喬納斯沒有抬眼看他，彷彿在自言自語。

弗朗斯一時語塞，他愣了愣，「喬，你是成心氣死我們這些在意你的人！」他焦急地拍了拍大腿，「好吧好吧！既然你要留下，我也只能依著你了。我經常給你送點食物就是了，你缺什麼就告訴

我，我從城裡給你帶回來。」弗朗斯擺擺手，不想和這位固執的老朋友爭辯。

雷，弗朗斯也沒變，他還是喜歡把朋友的事情攬在自己身上。這時的他還身強力壯，他胳膊上隆起大塊肌肉，一拳下去似乎能打斷一顆大樹。不過後來，當你再次見到他的時候，那時的他卻連提起一個空鐵桶都有些吃力了。

「那個傢伙有消息了嗎？」

雷，你心頭一緊，彷彿呼吸暫停。他是在說你嗎？

「那個傢伙？」弗朗斯愣了一下，隨即說到，「艾洛·阿斯拉克？」弗朗斯突然一改先前的熱情和自如，他咬牙切齒地說，「我總是去跟那個女傭打聽，但一直都沒這混蛋的音訊！他真是個畜生！害蟲！呸！」弗朗斯啐了一口，「如果我能再見到他，我一定要把他打得滿地找牙！」

弗朗斯揮舞著拳頭，額頭上的青筋都鼓了起來，他憤恨地說，「他自己一走了之就算了，居然還做那麼缺德的事……」

弗朗斯還想接著抱怨下去，可是他看到喬納斯面色凝重，吞了吞口水，極力嚥下了沒講出的話。

喬納斯似乎又走神了。弗朗斯看他這副模樣，不敢再多說什麼，他擔心喬納斯又像上一次那樣發瘋似地衝到城裡去，如同一頭吃人的野獸。

「老兄，你今天就到我家去吧，你獨自在家連吃飯都成問題呢。」

